



名城诗坛 黄明仲

诗乡吟唱(组诗)

尹珍讲堂碑的述说	经百余年风雨 依旧挺拔如初
唐代崔初在旺草掘地得碑 尹珍的传说不再模糊 揭开贵州文化发源地的面纱 佐证了播州治所最早在绥阳	
二千年风雨颠簸的岁月 熏陶着这片诗润心灵的土壤 碑旁的墨池泼出一个书画之乡 风雅长兴孕育了闻名的中国诗乡	
芙蓉花开遍两岸	
漫山遍野的芙蓉花开 映红了芙蓉江朵朵浪花 便有了一条江以花命名 一个县亦以花命名	
透过志书我们幻想 唐代芙蓉县治在旺草的繁荣景象 两岸的花从杉木箐开到武陵 编织成最美的旅游风光	
黔北诗歌“转会”	
绥阳诗歌就像大齿轮 在春夏秋冬转出特殊风情 一轮转掉尘土飞扬的渣滓 二轮转出喜闻乐见的精品	
谁能想象这转来转去的诗歌盛会 在东家请西家迎的欢快中 成为传帮带的创作培训模式 带出许许多多诗歌精英	
从双河洞穿越太空	
透过八国科考专家的火眼金睛 双河洞的长度 向未知远方不断延伸 世界最长白云岩洞穴 最大天青石洞穴 一步一步 朝着世界地质公园迈进	
在这里的每一个脚印 都有惊奇的故事 “飞猫”洞穴活体生物 讲述发育的进程 沿着衍生的轨迹 回首七亿年的艰辛 我们将从双河洞穿越太空 改变自己的生存空间	
雄建高标公馆桥	
上四十七步高耸的石梯 下四十七步陡峭的石级 莫说挑夫到此畏缩 就连书生闲游也感恐惧万分	
雄建高标的清代建筑 因“正南第一桥”称号入志	

安 凤

乡村小学(外两首)

孩子们的学校变成了植物乐园 太阳光穿过树缝斜射下来 在应该打乒乓球场地 长满荆棘和乱草 在应该晨读的梨树下堆满枯树枝 斜阳下两个歪斜的篮球架 被绿色的植物层层环抱 生怕它会摔倒 我的影子那么葱郁 好像是长在这里的一株植物 我在没有了书声的校园里张望 阳光这么好 绿意鼎沸 而墙角的喇叭花 像在朝谁喊 草木环抱曾经的教学楼 如同逶迤的群山困住了山谷 白色花瓣包住槐树 有风过 花瓣飘飘洒洒 落进乱草丛中 像极了大雪中的诗篇	看他无聊的样子 像在散步又像在舞蹈 他日日夜夜沙沙地啃 在书页里来来回回 不知让故事失去了 多少复杂的情节 让人物减少了多少痛苦 他不会意识到啃下的每一口 都让世界变得简单一点 也没有意识到 每啃下一口 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像这样的大事 小小的虫子 一干就是一辈子
芦苇	
这些流水照顾的芦苇 在六池河岸繁茂 把荒芜逼成风景 还没长出芦花 还在夏末的热情里唱着童年的歌 绿色的呼吸浩浩荡荡 像岸上的孩子们 你看 红蜻蜓停在叶尖尖上 仿佛六池河迎来又一个开花的春天 那些读书声般的蛙鸣 接住苇叶上不肯下沉的夕阳 像山里的孩子接住草木的诗意 六池河尽管已过立秋时节 似乎枯萎是很遥远的事	
书里的虫子	
它爬进一本没有封面的小说里 没日没夜地啃 仿佛啃出了一个宇宙 在啃出的星星月亮上来来回回 像在寻找某一个名字 又像在读某一个故事 一会儿在文字间 一会儿又爬到文字的背上	

读书札记 石 定

胡笳泣血蔡文姬

幼时背《三字经》，其中有“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韞，能吟咏；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听母亲解说后，略知其意。后来读《艺文类聚》中的《蔡琰别传》，才知蔡文姬六岁辨弦音的故事，原文为：“琰，字文姬，蔡邕之女。年六岁，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故断一弦，而问之，琰曰：“第四弦。”邕曰：“偶得之矣。”琰曰：“吴札观化，知兴亡之国；师旷吹律，识南风之不竞。由此观之，何足不知。”蔡邕惊讶之余，满是欣慰与骄傲。	
东汉末年，朝政如阴云笼罩，宦官与外戚争权。蔡邕因直言进谏，得罪权贵，被流放朔方。蔡文姬随父充军，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虽九个月后感赦，但蔡邕惧于权贵报复，携家眷四处流亡，不得已而依附董卓。那段经历在蔡文姬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深深印记，犹如一颗早熟的种子，在风雨中艰难生长。	
受其父影响，青春妙龄的蔡文姬，在文学、音律、书法上已有超凡造诣，十六岁嫁给河东人卫仲道。卫仲道亦是才子，两人志趣相投，琴瑟和鸣，新婚生活充满了诗意与浪漫。然而不到一年，卫仲道因病去世，文姬无子，被卫家视为不祥，只得回到娘家。幸福转瞬即逝，留下一片孤寂与哀伤。	
不久，董卓专权，胁迫蔡邕入幕。王允利用美人计诛杀董卓后，蔡邕亦被处死。短短数月，蔡文姬接连失去丈夫和父亲，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她“崩五内，忧愠生狂痴”，只能以父亲留下的焦尾琴抚慰心灵，诉说无尽的哀愁。	
兴平年间，中原战乱，南匈奴趁机劫掠。蔡文姬被胡兵掳走，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匈奴生活。先是被关在囚车中，像牲口一样押送，途中饱受凌辱和鞭打。那一路风沙肆虐，吹乱她的发丝，也	

痛彻她的心扉。

在匈奴，蔡文姬被迫“没于”（沦为奴婢）左贤王。左贤王看重其才华和汉家血脉，两人关系逐渐亲近。蔡文姬学会了匈奴语言，也学会了吹奏“胡笳”，那独特的音色，如同草原上的风，悠远而苍凉。秋日，她翘首蓝天，期待南飞的大雁捎去她边地心声；春天，她仰望苍穹，期盼北归的雁阵带来故土音讯，结果却是望断天涯，泪湿衣衫。

蔡文姬与左贤王育有二子，生活虽相对安稳，帐篷里时常回荡着孩子们的欢笑，但其内心充满痛苦和迷茫，胡笳的每一个音符都如同泪珠，洒落在草原的泥土里，孕育着对故国的深深思念。

《艺文类聚》中还有一段关于蔡文姬的记载：“琰，字文姬，先适河东卫仲道，亡亡无子，归宁于家。汉末大乱，为胡骑所获，在左贤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作诗言志曰：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嚶嚶”。

建安十三年，曹操统一北方，听闻蔡文姬被困匈奴，曹操与蔡邕生前交好，且爱惜蔡文姬才华，决定将其赎回。蔡文姬得知归汉的消息，喜极而泣却又悲痛欲绝，一边是魂牵梦绕的故乡，一边是两个孩子得留在匈奴，母子必须别离。左贤王不敢违抗曹操意志，只得让文姬归汉。蔡文姬忍痛离别儿子踏上归途，一路泣泪连连，看月光惨淡，朔风四起，驿亭外胡笳哀怨，整个世界沉浸在悲痛之中。

归汉后的故乡面目全非，断壁残垣，已无栖身之所。曹操安排蔡文姬嫁给屯田都尉董祀，这年蔡文姬三十四岁，董祀二十二岁，婚姻并不顺利。第二年，董祀犯罪当死，蔡文姬不顾嫌隙，蓬首跣足来到曹操府上求情。曹操正宴请宾客，问蔡文姬：“听说夫人

家有不少书籍文稿，现在还保存着吗？”蔡文姬答曰：先父生前给我四千多卷书，但是经过大乱，散失得一卷都没留下来。不过我还能背出四百多篇。”曹操欲派十人记录，蔡文姬却只需纸笔，亲自默写，“文无遗误”，许多典籍因此而得以留存。董祀获释后被蔡文姬的人格魅力折服，两人感情逐渐深厚。

蔡文姬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悲愤诗》和归汉途中感怀而作的《胡笳十八拍》。《悲愤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叙事诗，生动叙述了作者个人的不幸遭遇和社会动乱，表达了强烈的悲愤之情，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合称汉乐府长篇叙事的“双璧”。

《胡笳十八拍》最早收录于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第五十九之“琴曲歌辞”，注明作者为“后汉蔡琰”。前注为“后汉书曰，蔡琰字文姬，邕之女也。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亡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没于南匈奴，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嫁陈留董祀。后感伤离乱，追怀悲情，作诗二章”。

《胡笳十八拍》为十八段骚体（今字句）七言古诗，每段称“一拍”，以胡笳哀乐为节奏，融叙事、抒情与音乐于一体，是一部血肉交织的归汉长歌。全诗情感层层递进，前四拍写战乱被掳的惨状，起句为“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离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第五至十拍抒发思乡之情：“雁南征兮欲寄边心，雁北归兮欲得汉音。雁高飞兮难难寻，空断肠兮思情惜……”第十一至十六拍写别子之痛与思念之情，是全诗重点：“不谓残生兮却得旋归，抚抱胡儿兮泣下沾衣。汉使迎我兮四牡骎骎，胡儿号兮谁得知……愁

为子兮日月无辉，焉得羽翼兮将汝归。一步一远兮足难离，魂消影绝兮恩爱遗……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见汝来斯。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第十七拍回顾离乱，第十八拍收束：“胡笳本自胡中出，绿琴翻作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难终，响有余兮思未穷……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兮子西母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合离兮受之应不容”，悲情与苍凉之感催人泪下。

据《乐府诗集》记载，南匈奴人在蔡文姬去后，每当月明之夜都会卷芦叶为吹笛，模仿她的“胡笳十八拍”，奏哀怨之音，成为当地经久不衰的曲调。中原人士也以胡琴和箏来弹奏此曲，其旋律如草原的风，带着蔡文姬的思念与哀愁，在时光的长河中永远流传。

我读过郭沫若先生创作的历史剧《蔡文姬》，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基本忠于史实，艺术表达很能引起情感共鸣。后来看京剧电影《文姬归汉》，剧中数次引用《胡笳十八拍》段落，舞台艺术堪称一流，但剧情没有母子离别这个最重要的场景，既不合情理，也有违《胡笳十八拍》主旨。归汉途中蔡文姬祭奠王昭君，称其为“明妃”，更是严重违背史实。昭君被称为“明妃”，是晋代避司马昭名讳才有的，东汉时无此称呼。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也须遵守细节的真实，否则就成笑话。

蔡文姬还擅长隶书和草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史籍明确记载的女书法家。

1979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用世界历代著名文学艺术家的名字，颁布310座水星环形山名称，中国历史上有15位文学家登上水星环形山，蔡琰环形山是其中之一，她的名字镌刻在宇宙天体上，跨越浩瀚时空，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风华遵义 卢祖文 诗配图



（摄于播州区海龙坝）

秋染田畴

田畴泼彩入丹青
霜露调和秋意澄
喜见千重金浪涌
年丰自有贡香盈

创作杂谈 张保珠

《娄山关》背后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通过公开招考进入遵义市委宣传部工作，先后担任《遵义宣传》编辑、宣传干事、宣传科长、新闻科长等职务，经常接待全国各地前来遵义的各级媒体记者，也无数次奔赴娄山关开展实地采访，登门寻访当年曾支援、配合红军开展革命活动的父老乡亲。

老人们娓娓诉说着战火纷飞年代的亲身经历，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峥嵘往事，让正值青年的我听得热血沸腾。彼时我便生出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这些口口相传的“活史料”，终将随着岁月流逝慢慢消散，必须抓紧时间发掘、抢救整理，以文学创作的形式留住原汁原味的黔北红色记忆。

这份朴素又坚定的初心，支撑着我数十年跋山涉水走访采风，也成为我最终潜心著书的缘起。

2001年，我调任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统筹全区宣传工作；2004年8月汇川区建制设立后，我又出任中共遵义市汇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即便公务繁忙，但凡有空余时间，我都会往返奔走于娄山关周边村镇，先后走访30余位革命亲历者；同时系统查阅党史文献及《遵义市志》《遵义县志》《桐梓县志》《板桥镇志》等地方志典籍，研读《红军长征遵义亲历记》《中央红军娄山关之战》《红军长征过遵义》《中央红军长征在遵义的94天》等长征专题著作。我还专程登门拜访王

道金、李光、孔宪权三位前辈。王道金曾任原遵义地委副书记，李光曾任原遵义市政协副主席，孔宪权是首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一次次面对面交流，我认真记录下海量一手采访笔记，积攒下丰厚的创作素材。

退休后，我沉下心来对数十年搜集积累的采访资料进行系统梳理、筛选打磨，依托真实史料与亲历者口述史实，反复推敲修改、深度艺术加工，最终完成20余万字的红色题材长篇小说《娄山关》。这部作品完整还原娄山关战役前后的历史全貌，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正式出版，圆满实现了我青年时代扎根本土红色历史、书写革命故事的创作夙愿。

娄山关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取得的首场重大胜利，这场大捷来之不易。湘江战役过后，红军由出发时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历经血战、负重转战的队伍进入黔北地界后，远离革命根据地，人生地疏，加之武器装备简陋、药品粮草紧缺，没有稳固的后勤补给，还要直面40余万国民党敌军的围追堵截，随时面临全覆没的险境。娄山关大捷，离不开黔北当地群众与黔北游击队舍生忘死的鼎力相助。

不同于多数长征题材作品聚焦高层军事部署的宏大叙事，《娄山关》将叙事视角下沉到红军基层战士、黔北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农会成员与普通百姓身上，挖掘宏大历史叙事之下被忽略的民间往事，让尘封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彩。全书细致刻画了红军猛虎连、黔北游击队、遵义地下党组织、农会与广大群众，在娄山关战役前后攻克难、同心抗敌的一幕幕动人场景。